河南郑州市豫剧团原业务团长王宽及妻子17年收养6名孤儿：

超越血缘的大爱亲情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唱念做打，演绎人生百态；生旦净丑，唱出世间悲欢。王宽夫妇台上兢兢业业唱好戏，台下尽心尽力做善事，退休后陆续收养6名孤儿，用善诠释河南好人，用爱感动中国。

退休后收养6个孩子

“原来交通不便，我在西藏工作几年才能回一次家，家中二老身体不好，平时多亏乡亲们照顾。”今年74岁的王宽出生在河南周口淮阳县郑集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6年到西藏豫剧团工作，在雪域高原坚守了26年。

1982年调回郑州工作后，王宽每次回家探亲都不忘接济生活困难的乡亲们。“每次回去都这家三百元、那家五百元地给。”妻子王淑荣说。有时，王宽甚至连返回郑州的路费都不留。

1999年，夫妻俩回老家探亲，8岁的袁前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小前良8个月时，父亲去世，母亲远嫁他乡。如今，爷爷奶奶日渐年迈，一家人全靠乡亲们的救济度日。王淑荣当即拿出200元钱递给孩子的爷爷，小前良突然跑上前来说：“奶奶，俺想跟您学唱戏！”说完，在院子里拼命翻起了跟头，夫妻俩心疼得直掉眼泪。

不久后，村里汪海波的妈妈也来到王宽家，请求夫妇俩收留小海波。王宽第一次在老家见到了汪海波，11岁的他又黑又瘦，光脚赤膊，正在厨房拉着风箱做饭，满身满脸是灰。这一幕，让王宽和王淑荣不禁动容。

接着，他们又见到了父母双亡的汪文胜、汪文娜及汪仪欣。眼前的汪家3兄妹，最大的8岁，最小的才5岁，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看人时目光躲闪。

王宽夫妇商量后，决定资助这些孩子。之后，夫妻俩又收养了一名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孤儿，并给他买了一辆轮椅。

从此，王宽和老伴对家乡有了更深的牵挂。他们按时给孩子们寄生活费，经常带些生活用品去看望他们。王宽还教孩子们每人一种乐器，并花四五千元在村里装了部电话，每天通过电话给他们纠正音法。一到假期，就把他们接到郑州来。

2002年，王宽夫妇不顾亲戚们的反对，把几个孩子接过来一起生活。“有个孩子的爷爷临终时还叫着我的名字，我不管谁管！”王宽说。从此，王宽不大的老房子里，多出5个孩子。

17年含辛茹苦“养家”

加上外孙，6个孩子就靠王宽夫妇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工资来养活。为省钱，王宽烟不抽了，酒不喝了，一毛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但再精打细算，也时常入不敷出。

此时，郑州的戏剧茶楼正在兴起，王宽一跺脚，决定去茶楼演出。王淑荣坚决反对：“你是国家一级演员，在河南豫剧界也算个名人，怎能出去‘卖唱’！再说，就算你想去，你这身体也不答应呀！”但家里的经济“窟窿”越来越大，王淑荣只能答应了丈夫，有时甚至陪老伴一起唱戏。

◀ 饺子端上桌，王宽的大家庭举杯同祝。 张翼飞摄

▲王宽大家庭合影。（资料图片）

▶ 2016年2月，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现场采访王宽（右）、王淑荣（中）。 张翼飞摄

在豫剧团当了几十年的“台柱子”，王宽的戏路很广，生旦净末丑全不在话下，还曾被豫剧名家常香玉夸赞为“难不倒的好演员”。他想，凭着自己的名气和唱腔，被人点唱肯定不成问题。

然而，初到茶楼，他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冷落：“上台率高的年轻演员一晚能挣几百甚至上千元，而我冷板凳一坐就是一晚上。”连着几天，没人点王宽的戏。

他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在深夜的街道上，内心满是苦闷和失落，这位老艺术家的尊严被摧残得满地零落。

“王宽回家后老是一声不吭，自己喝闷酒，我就知道他晚上肯定又被‘剃了光头’。”王淑荣说，有好几次王宽喝着喝着就哭了，她也只能跟着掉泪。

一天凌晨两点，王宽刚回到家里躺下，茶楼经理打来电话：“王老师，您能不能回来一趟？有客人点您的戏。”他立即披衣骑车出门，只为了赚60块钱。直到有一天，当地媒体偶然发现他们的事迹并加以报道，王宽在茶楼的情况才稍稍好转，观众看他的眼神也“敞亮了许多”。

人过四十不学艺。但为了获得更多演出机会，66岁那年，王宽自掏腰包拜师，学起“变脸”。从练踢腿、扎架子开始，每天练习数小时，一天下来，全身疼痛难忍。三伏天他窝在家里，对着镜子一练就是一整天。王淑荣则在旁“监督”，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经过半年的练习，王宽的“变脸”技艺炉火纯青。“川剧里的变脸只是变脸，而我的变脸，变成花脸就唱花脸，变成老生就唱老生。”王宽的语气里难掩自豪。凭着这一手绝技，他赢得了无数喝彩声。

那时的王宽为了赶场子，一晚上要去十几个茶楼演唱，有时还要去外地演出，往往到家时已是次日凌晨5点。高强度的生活让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但想到几个孩子，他还是咬着牙坚持演出。

2009年夏天，王宽心脏病复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转到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后，医生要求王宽尽量静养，不要劳累，可王宽只休息了几天，又开始“赶场”：“我的这些孩子都是孤儿，他们上学、生活都需要花钱。孩子们抱着我放声大哭，我说孩子们放心，只要我在，不会让你们上不起学，一定让你们好好生活下去。”

10年间，王宽风雨无阻地去茶楼唱戏。他说：“过几年就唱不动了，要抓紧时间，挣足钱，养活孩子们，供他们上大学。”因为过度劳累，10年间他住了十几次院，病危通知书就下了5次。

家风浸润爱相传

无论走到哪里，王宽从不忘本。他的家是“淮阳县驻郑接待站”，来往的客人大多是家乡的农民，有出差的，有打工的……王宽都热情地迎来送往，“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艺术家、党员，我这辈子就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

2004年，王淑荣遇到一位张姓病友，因没钱想放弃治疗。得知这一情况后，夫妇俩带着几个孩子在郑州街头搞了个爱心募捐，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乐器进行演奏。那几天正赶上下雨天冷，孩子们冻得哆哆嗦嗦的，最终筹到一万多元，救了那位病友。

汶川大地震和雅安地震时，王宽和王淑荣也带着几个孩子去现场表演募捐。有爱心人士提出为他们捐款，王宽一口回绝：“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把钱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吧。”

“我没挣多少钱，力量太有限了，但我想帮助更多人，想让孩子们也有这份心。”时光缓缓流淌，17年过去了，王宽双鬓皤然。当年懵懂的孩子都已长大，纷纷参加工作、结婚。王宽希望孩子们步入社会后，能造福社会，本分做人。“善为本，孝为先。”这是他一直倡导的家风。

家风浸润，爱心绵长。王宽夫妇的每一次善举，都在无声地影响着孩子们。

王海龙是王宽夫妇的外孙，这个当时被医生诊断为活不过18岁的男孩，如今已26岁。虽然他下巴以下的身体部分渐渐失去了知觉，却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2015年，参加《中国梦想秀》节目后，王海龙把得到的25万元梦想基金全部捐给了西安一位尿毒症病人。

在爷爷奶奶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都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人。汪雯娜在河南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上学时，每到暑假，都会和爷爷奶奶回到淮阳老家，教当地的留守儿童唱戏、乐器演奏和舞蹈。只要哪里有需要，爷爷奶奶一个电话，孩子们就立刻回来进行义演。

万事皆空善不空，黄金非宝书为宝。如今的夫妻俩，日子清闲了许多。“值了！这辈子没啥遗憾了！”王宽欣慰地说。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最美志愿者

义工李燕梅——

在爱与坚持中不断成长

本报记者 顾 阳

“干20年义工于我是一种责任，它教会我勇敢、坚强和珍惜，也收获了一群义工好友。我要感谢志愿服务，它让我们拥有了一份共同的爱。”作为广东番禺的首批义工之一，李燕梅微笑着说。

时光追溯到1996年，那时的李燕梅是广州番禺海关的一名员工，时常约上好友去原生态的地方旅游。一次与当地孩子的“偶遇”，让她与义工结下不解之缘。“因为贫困，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我永远忘不掉孩子们那纯真的眼神……”李燕梅说。当她听说当地团委正组织开展长期帮扶活动时，率先报名成为番禺团委义工组织的创始成员。

如今，番禺义工联已成为拥有10多万名在册志愿者的大型公益团体，李燕梅与同事们一起努力浇灌出一条爱心之路。多年来，她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形式多样，资助贫困地区学校建校舍、捐桌椅和文具……

在20年的义工生涯中，8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让李燕梅最为刻骨铭心。地震发生后，她牵头筹集了口罩、衣物等救灾物资，在最短时间里送到灾民手上。

处理完捐赠物资后，李燕梅又采购了急需物资，联系了两辆运输车前往重灾区之一的什邡市红白镇。红白村的红白小学和红白中学，在地震中损失惨重。李燕梅想尽办法帮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带领孩子们上课、做游戏……真诚终能换来真心，慢慢地，孩子们开始和李燕梅讲心事，告诉她对父母的思念以及重返校园的渴望。

天宝村也是受灾严重的山村，为把急需物资尽快送到那里，李燕梅不顾个人安危就跳上了小卡车。临行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严肃地说：“余震就要来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师傅，我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李燕梅说。车子刚启动，轰隆一声巨响，上吨重的巨石重重砸在车后20米处。没了退路的车子在狭窄的山路上一路狂奔。物资及时送达孩子们的手中，那一刻的温暖和希望让李燕梅忘记了害怕与疲惫。

2000年，李燕梅和同事成立了“番禺海关学雷锋志愿服务分队”，不断传递着志愿服务的温暖和爱意。

2014年，番禺海关主动进社区为群众排忧解难，短短一年半，已有180多人次参与社区服务，累计服务时长超过500小时。去年，李燕梅所在的番禺海关“党员进社区”被评为全国海关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项目。

“只要周五在微信群里招呼一声，不用报名，第二天肯定会呼啦啦来一帮人。”李燕梅说，从不担心志愿活动会唱空城计，这本来就是大家“众筹”的，所以从来没人讲条件，志愿即自愿。

正能量

列车“父子兵”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一个在车厢里为旅客提供服务，用微笑伴随旅客回家；一个在车辆上下巡视检查，确保设备设施运行良好、列车运行安全。石斌和石鸿翔是一对父子。父亲石斌是上海铁路局合肥车辆段的车辆乘务长，儿子石鸿翔是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列车员。

石斌和石鸿翔父子是一个铁路世家的第三代、第四代铁路人。100多年前津浦线修建的时候，石斌的爷爷石鲁良是当时的筑路工人。随着铁路一点点往南修，石鲁良最终把家安在安徽蚌埠，成为一名铁路工务段职工。石斌的父亲石允敬则是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司机。

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石斌成为一名铁路车辆段检车员。1992年出生的石鸿翔，则通过上海铁路局的招聘考试，成为上海客运段的见习列车乘务员。

石斌家客厅不起眼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拉杆箱，里面是石斌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和检车常用的小工具。石斌是单位的技术骨干，能够胜任各型号列车的检修任务，被合肥车辆段合肥运用车间安排在替班岗位。一有应急抢修任务，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石斌接到电话后就会拿起拉杆箱，赶往工作现场。

石鸿翔第一天上班那天，父亲对他说：“既然选择了干铁路，就要用心干好，不能给铁路人丢脸。”

列车员的工作忙碌而辛苦。在行进中的列车上为旅客服务，整理卧具、清扫垃圾、冲刷厕所、擦洗洗脸间，这位90后列车员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他值乘的车厢总是那样整洁、舒适。每当听到旅客说“车厢里真干净”时，石鸿翔就会笑得很开心。

在服务旅客时，石鸿翔肯动脑筋。他值乘的上海至重庆的列车是“Z”字头列车，设施设备先进，有些首次乘坐的旅客不会开关门、使用厕所，还有的旅客经常询问到站时间、到站的换乘方式等，石鸿翔就利用休班时间，把旅客关注的常见问题进行梳理，并在手机中储存了相关信息，便于随时回复旅客。

“这个小伙子热情又耐心，还是个问不倒，他的服务让我们的旅途温馨又开心！”旅客张大妈下车时连连夸奖石鸿翔。

全国优秀农民工、湖南省五建集团天鹤公司泥工班班长王利——

平凡岗位因热爱而精彩

本报记者 刘 麟

劳动者之歌

憨厚是王利给《经济日报》记者的第一印象。

1月30日晚8点，记者如约来到采访地点，他站在门口朝记者招手：“不好意思，本来约好下午2点的，碰巧有急事，只好把采访拖到了晚上。”说话间，两团红晕爬上了王利的脸。

1月31日上午9点，王利将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优秀农民工表彰大会。“原计划从永州祁阳工地上直接来长沙的，爱人知道后，跑到集镇上花400多元买了件呢子大衣，叮嘱我一定要回趟家穿着新衣服去领奖。”拍拍身上灰色的呢子衣，憨厚的王利说，“400元的衣服对我来说是奢侈品。按我刚做泥工时5元一天的工钱算，不吃不喝得干将近3个月才赚得到”。自1992年起，王利在泥工的平凡岗位上，一干就是23年，一步一个脚印书写了从普通农民工到全国技术能手再到全国优秀农民工的精彩人生。

从湖南省湘乡市山村里走出来的王利，初中毕业就在建筑工地做小工。老父亲告诫他：“出去好好干，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小工也是工，必须扎扎实实学、认认真真干。”“刚来时，我什么都不会，只能做点体力活。因为勤奋，我得到了学泥工的机会，但技术不熟练，手指常被砖头压破。”穷孩子出身的王利对这样的学徒机会备加珍惜，“在工地上，我年纪最小，睡着临时搭建的木板床，过着艰苦单调的生活。尽管如此，我告诉自己，干一行就得爱一行。熟悉了水泥工这个岗位以后，我深刻体会到在房屋建筑中，一毫米的灰缝误差都会影响到房屋质量，别人把这看成苦差事，我却当成乐趣，下决心要学好学精这门技术”。

工作中，王利勤学好问。“工友们经验丰富，我把他们当成老师，遇到问题就反复问。”王利说。为学好技术，他每月从有限的工资中挤出钱来买技术书。遇到不懂的地方还乘车去其他工地请教老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直到学会为止。

“工地上的活又苦又累，特别是我们这些砌砖师傅，每砌一块砖就得弯一次腰，一天下来，腰酸背疼。下班后，工友们匆匆扒几口饭，稍稍冲洗一下就倒头大睡，可我不是捧着买来的技术书看上一两个钟头，就是在工地上实践练习。只为当初心中的那个梦想：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王利告诉记者。

精益求精是他的一贯风格。在公司承建的株洲丰泰大厦外墙装饰劳动竞赛中，一开始就遇到了施工难题：装饰层面上是一个米字梁支撑圆弧的异形体，图纸与实际尺寸有一定误差，而瓷砖尺寸是300×300毫米，要把它分成九小格，想要控制好这个尺寸难度很大。为赛出成绩，攻克难关，王利打听到长沙有类似的工程，就约上另外两名同事一道去省城寻找与此大厦相类似的三幢大楼实地察看。晚上，他回到株洲又与班组的技术骨干商量，直到深夜12点多，才确定了最佳施工方案。大家经过日夜奋战，终于满足了设计要求和景观要求，受到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好评，获得了竞赛第一名。

王利在工作中。（资料图片）

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出色的砌砖施工技能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让王利很快脱颖而出。在2006年9月举行的全国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砌筑工比赛中，王利获得一等奖，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我深深地体会到，虽然我只是一名平凡的农民工，但我是祖国的建设者，是祖国的螺丝钉，一砖一瓦垒砌着城市的高度。我们有责任用智慧与汗水建起一座座高楼大厦，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王利说。

当年，王利通过考试顺利进入湖南省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施工技术专业，开始了为期3年的脱产学习。“那一年，我家是父子俩同读一年级，儿子读小学一年级，我读大学一年级。进入大学，我只想通过学习不断加强自己的理论知识，以便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更好地提高自己。”他说。3年的脱产深造和平时的实践积累，让王利这个曾经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成长为湖南建工集团五公司技术精湛的建筑工人。“我是一名建筑工作者，我的生活里没有电影院，没有香槟，但我认准了这个行业，找准了适合自己的事业，我就会脚踏实地走好眼前的路。”平淡的话语，朴实的情感，王利坚定的目光如炬。

更多中国故事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

本版编辑 闫 静 郎 冰
美 编 高 妍
邮 箱 jjrbzggs@163.com